

「非」未必「超」： 回應馮耀明先生

●王煜

美國人有個壞習慣，就是將「偉大」(great)當作口頭禪，誇張甲等為超級，遂生超級市場、超級公路諸詞。惟獨電影裏「超人」一詞老實，因他能飛，優於飛碟中的外星人。尼采哲學理想的「超人」卻屬宗教形態，常以耶穌為樣板。普林斯頓大學已故柯夫曼教授譯它成 overman，以別於兒童崇拜的 superman。德國哲學恆患誇張，難怪黑格爾宣稱辯證法是至尊邏輯，然而至尊乃上等而非超級，所以任何人不宜尊稱它為超邏輯，恰似勿視聖賢或天才作超人。事實上，辯證法乃形上學而非理則學，形上學乃中性語而非貶詞。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和精神哲學出於深邃的智慧，揭示人間的「道」(LOGOS)而非更抽象的 LOGIC。遺憾的是分析哲學家輕佻得貶抑全部「非分析哲學」為文學修辭或概念詩歌；對於抬舉「非分析」為「超分析」，堪稱矯枉過正，好比婦權主義者傾向褒揚「非男」為「超男」。唐君毅賞譽道家哲學「超人文」，尼采自稱「超道德善惡」，牟宗三先生堅持辯證

詭辭「超邏輯」；王浩教授著書 *Beyond Analytic Philosophy*，卻是分析哲學以外，而非超分析哲學。我們亦可譯尼采 *Beyond Good and Evil* 為《善惡以外》，分析哲學家應當正視辯證哲學為非分析的哲學，即分析哲學以外的哲學。依照蘇格拉底等古希臘哲人的原意，辯證法當然是形上學，屬哲學而非文學修辭。否則抹殺哲學與文學的界限，九成東方哲學皆淪落為概念詩賦了。馮耀明強調辯證詭辭非表達真理不可或缺的方式，我同意此點。但是我反對分析哲學家貶辯證法為偽哲學方法，也不欣賞波普爾 (Popper) 斥心理分析為假科學，儘管心理分析不可能逼近科學的準確性或可靠性。

王煜 廣東東莞人，香港大學博士，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講師，主要著作有《儒家的中和觀》、《老莊思想論集》、《明清思想論集》、《新儒學的演變——宋代以後儒學的純與雜》等。